

修文舍人传

夏颜，字希贤，吴之震泽人也。博学多闻，性气英迈，幅巾布裘，游于东西两浙间。喜慷慨论事，亹亹不厌，人每倾下之。然而命分甚薄，日不暇给，尝喟然长叹曰：“夏颜，汝修身谨行，奈何不能润其家乎？”则又自解曰：“颜渊困于陋巷，岂道义之不足也？贾谊屈于长沙，岂文章之不赡也？校尉封拜而李广不侯，岂智勇之不逮也？侏儒饱死而方朔苦饥，岂才艺之不敏也？盖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。吾知顺受而已，岂敢非理妄求哉！”

至正初，客死润州，葬于北固山下。友人有与之契厚者，忽遇之于途。见颜驱高车，拥大盖，峨冠曳珮，如侯伯状，从者各执其物，呵殿而随护，风采扬扬，非复往日，投北而去。友不敢呼之。

一日早作，复遇之于里门，颜遽褰帷下车而施揖曰：“故人安否？”友人遂与叙旧，执手款语，不异平生。乃问之曰：“与君隔别未久，而能自致青云，立身要路。车马仆从，如此之盛；衣服冠带，如此之华，可谓大丈夫得志之秋矣！不胜健羨之至！”颜曰：“吾今隶职冥司，颇极清要。故人下问，何敢有隐，但途路之次，未暇备述，如不相弃，可于后夕会于甘露寺多景楼，庶得从容时顷，少叙阔阔，不知可乎？望勿以幽冥为讶，而负此诚约也。”友人许之。告别而去。是夕，携酒而往，则颜已先在，见其至，喜甚，迎谓曰：

“故人真信士，可谓死生之交矣！”乃言曰：“地下之乐，不减人间，吾今为修文舍人，颜渊、卜商旧职也。冥司用人，选擢甚精，必当其才，必称其职，然后官位可居，爵禄可致，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，可以门第而进，可以外貌而滥充，可以虚名而躐取也。试与君论之：今夫人世之上，仕路之间，秉笔中书者，岂尽萧、曹、丙、魏之徒乎？提兵阃外者，岂尽韩、彭、卫、霍之流乎？馆阁摛文者，岂皆班、扬、董、马之辈乎？郡邑牧民者，岂皆龚、黄、召、杜之俦乎？骥驥服盐车而弩骀厌芻豢，凤凰栖枳棘而鸱鸢鸣户庭，贤者槁项黄馘而死于下，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世，故治日常少，乱日常多，正坐此也。冥司则不然，黜陟必明，赏罚必公，昔日负君之贼，败国之臣，受穹爵而享厚禄者，至此必受其殃，昔日积善之家，修德之士，阨下位而困穷途者，至此必蒙其福。盖轮回之数，报应之条，至此而莫逃矣。”遂引满而饮，连举数觥，凭栏观眺，口占律诗二章，吟赠友人曰：

笑拍阑干扣玉壶，林鸦惊散渚禽呼。
一江流水三更月，两岸青山六代都。
富贵不来吾老矣，幽明无间子知乎？
旁人若问前程事，积善行仁是坦途。
满身风露夜茫茫，一片山光与水光。
铁瓮城边人玩月，鬼门关外客还乡。
功名不博诗千首，生死何殊梦一场！
赖有故人知此意，清谈终夕据藤床。

吟讫，搔首而言曰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。其次立言。仆在世之日，无德可称，无功可述，然而著成集录，不下数百卷。作为文章，将及千余篇，皆极深研几尽意而为之者。奄忽以来，家事零替，内无应门之童，外绝知音之士，盗贼之所攘窃，虫鼠之所毁伤，十不存一，甚可惜也。伏望故人以怜才为念，恤交为心，捐季子之宝剑，付尧夫之麦舟，用财于当行，施德于不报，刻之桐梓，传于好事，庶几不与草木同腐，此则故人之赐也。与言及此，惭愧何胜！”友人许诺。颜大喜，捧觞拜献，以致丁宁之意。已而，东方渐曙，告别而去。友人吴中，访其家，除散亡零落外，犹得遗文数百篇，并所著《汲古录》、《通玄志》等书，亟命工镂版，鬻之于肆，以广其传。颜复到门致谢。自此往来无间，其家吉凶祸福，皆前期报之。三年之后，友人感疾，颜来访问，因谓曰：“仆备员修文府，日月已满，当得举代。冥间最重此职，得之甚难。君若不欲，则不敢强；万一欲之，当与尽力。所以汲汲于此者，盖欲报君镂版之恩耳。人生会当有死，纵复强延数年，何可得居此地也？”友人欣然许之，遂处置家事，不复治疗，数日而终。